

家山迷茫

刘成章 著

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安塞腰鼓》作者·中学生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脚踩北美山水 心系陕北高原 倾情推出的又一散文力作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刘成章 陕西延安人,1961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陕西作家协会顾问、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顾问。著名散文家,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杰出文学评论家阎纲和刘锡庆分别赞其作品“有醉倒人的力量”“在新时期大放光芒”。近年涉笔国画和小说创作。

家山迷茫

刘成章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山迷茫 / 刘成章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80680-893-1

I. ①家…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6219 号

家山迷茫

- 作 者 刘成章
责任编辑 韩秉虹 闵 瑛 新 培
封面设计 钱克方
版式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21 千字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893-1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100

我们曾当过散文家

当下的神州大地,大熊猫成了濒危物种,藏羚羊成了濒危物种,朱鹮成了濒危物种,野生兰花成了濒危物种,旧体诗成了濒危物种,提袍甩袖的戏曲成了濒危物种。但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特别是散文却铺天盖地,蔚为壮观。这是因为在今之文化大发展的社会,作家辈出,高手如林,此情况实在让人喜不自禁。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每天都要产生的千篇万篇的散文作品中,真正令人爱不释手者却微乎其微,实如凤毛麟角。文学作品,归根到底靠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

丁玲曾经倡导过“一本书主义”,仿效她,我们不妨也在散文领域来一点“一篇文章主义”。一篇芬芳沁脾的作品,胜过一百篇味同嚼蜡的文章。群不见朱自清的一篇《荷塘月色》,就使中国当代散文史大放异彩吗?乔良的一篇《高原,我的中国色》,台湾作家李乐薇的一篇《我的空中楼阁》,也都使人们忘不了他们对当代散文的重要贡献,尽管他们的散文作品并不算多或者极少。

当然,要写出一篇突破自己、超越别人且光芒四射的精品,绝非易事。那么,我们也可以求其次,就写一句能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创的文句吧。试看苏轼一篇短文中这样的一句话:“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把那月下的景致写得多么生动传神,我自从读过它就再也忘不了了,每每想起它都想向它顶礼膜拜。我看它那历经千年风雨而不朽的艺术价值,是足可让某些一整本文学刊物都要羞愧得跳入化浆池的。俗话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可

一筐”，人们正是这样品读文学的。如果能写出达到苏轼的如此水平的一句来，当我们向这个世界作别的时候，也许就还能无愧地说，我们曾当过几天散文家。

我想向一切辛勤写作的文友们遥致一句心里话：让我们怀着对中国文学的赤诚之比赛比赛吧，让我们内心深处的茫茫山峦中都能蒸腾出一派浩荡云气吧——那就是，看看二百年后或五年后，谁的至少一篇作品或者一句话还鲜活于世上！

刘成章

目录

001 序 我们曾当过散文家

第一辑

- 003 走进纽约
- 008 天使之城
- 013 我们去上超市
- 017 河
- 020 温莎之秋
- 023 明星大街
- 025 周末之晨
- 027 又见乌鸦
- 028 赌城
- 032 望天
- 034 当了几天菜农
- 036 垃圾车
- 038 遍野小茴香
- 041 想的念的是中国
- 045 摘樱桃
- 047 通灵之狗
- 049 墨西哥去来
- 052 乡土结
- 054 最美的菜园
- 057 有情橙子
- 060 过鬼节
- 064 域外迎春
- 067 一场龙卷风
- 070 红着喊着千百树

- 073 雪熊
076 剖开的地球
079 狂泻的风雷繁星
082 虫儿声声唱乡音
084 牛群
087 不朽的诗
089 遍地太阳无数
096 寻访世界爷
100 红杉树
102 一棵折断的树
105 寂寞小秋果
108 中国屋
111 大雨落在硅谷
117 白天鹅洗翅
120 战栗的花树
122 小鸟吵架
124 草木三章
130 密西根之雾
134 别样的城
141 这壁冬
149 哀车都
154 隔着太阳雨
159 家山迷茫
166 美丽山梁
170 车行健
173 洋乡洋野
177 雪画
181 那夜的黑

第二辑

- 187 这边风景
191 山是乳房隆
193 七月的雷雨

196	看麦熟
200	风筝叙
208	送饭媳妇
212	鄂尔多斯草原
217	两颗本该升起的小星
220	两首民歌
225	过雁门关
228	盆儿
232	古城墙抒情
235	西咸空港赋
237	鸭子拌嘴
239	音乐 土地 历史
241	雪打灯
243	感怀
244	关于《安塞腰鼓》
247	几朵小黄花
249	灵魂的冶炼
252	人品的光彩
254	安安心
257	慧眼看山
262	错了地方
265	说序
267	当年延安
270	延安牡丹
275	观移楼
277	那么一溜排房子
279	灵镜
282	南大街
284	老人恋乡
286	畸爱
289	想起了张季鸾
291	购物五怕
294	人类的凄凉
296	检索昨天

第一辑

走进纽约

看纽约,看这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最大都市,我扬起大西洋的浪花,以东方的古老语言发出一声滚烫的惊叹:威赫赫,何其伟哉壮哉!是啊,好像全球五大洲的将近二百个国家的一切山,一切岳,一切岭,一切峰峦,都一齐汇拢到这儿来了!而眼前是身在庐山中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是,无法超尘脱凡地领略它的全部壮丽和风采。人走在阴森森的峡谷之中,天显得那么窄,那么狭,常常成了纵横的蓝线,人显得那么渺小和孤独。到了大名冲天却短得只有500米且还弯弯曲曲的华尔街,山好像在那儿举行着一场盛大的博览会;山一繁,沟壑也便随之增多了,因而左看是沟壑,右看是沟壑,目光前移后移,仍然是沟壑,沟壑,沟壑。走进每个沟壑都给人以山重水复的阻塞,以致令人闭气而终又柳暗花明之感。不过不管是山也好,沟壑也好,它们之中都没有真的巉岩怪石,都没有真的山泉飞瀑,都没有真的苍松翠柏。可是有窗,窗有千千万万,镶遍每一寸山崖。可是有人,人如蚁,隐于窗中静无声。可是也有云,云就戳在那些重峦叠嶂似的高楼大厦的扇扇窗前。一座玻璃的峻岭映照出金属和水泥的悬崖绝壁,也映照出朵朵白云。那是我的小儿媳晓薇刚刚去工作的地方。旋转门在旋转。人,被旋着吞吞吐吐。分明看见她那么一闪上电梯了,也可以想象那电梯在升,在升,却难以猜见她已经到了哪一片云里……

但与横空出世的帝国大厦和双子的世贸中心这三座并肩大厦相比,这些建筑又统统显得微不足道了。它们是一片蒿草,而帝国大厦和世贸中心是三棵擎天的椰子树;它们是一堆玩具,而帝国大厦和世贸中心是三只啃食月中桂叶的长颈鹿。登上帝国大厦和世贸中心,有如越过雪线,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干城章嘉峰。虽不见白雪皑皑,气温却骤然降至寒气砭骨。万里长风如透明的长天巨龙正以七八千里的时速掠过,龙爪和龙鳞,碰撞着、撕扯着每个人的

衣裳和头发,使每个人都狼狈如龙的掌中玩物,无法站稳。你以为你来到九天之外了,其实,你还没离开纽约,只是,容光焕发力大无穷的纽约站起来,纽约这个超级巨人站得好高,而你,是站在纽约的肩上。你的脚掌分明还能感到纽约的体温。俯首望去,周围那些一下变得谦卑起来的摩天大楼都是上肥下瘦,上宽下窄,上粗下细,向两边歪斜。俯首望去,只见那无数的大楼小楼,无数的长街短街,无数的繁华闹市,与沼泽、海湾以及哈德逊河互相穿插浸淫着,并且杂着无数的车和些许的船,它们都像被一只神奇的大手推得很深很远,如化作小人国的物事。而环顾四周,目力所及,茫茫苍苍以至于无,而一切无不皆与我等距,纽约的疆界如被圆规画成,活脱脱是一个大圆。于是,纽约这个最国际化的大都市,就很有些象征意味,很像一个画在纸上的地球了。

我知道我不属于纽约。我的家乡在地球的那一边。我出生在中国北部的一个飘荡着最美的民歌的地方。那是一片被老镢头和暴风雨剥夺得缺少生命之色缺少植被的黄土高原。我出生的那个年代,一个叫做埃得加·斯诺的著名美国记者正在那儿感叹,正像我此刻为纽约发出感叹一样。斯诺当然不久就回到了他的美利坚,我却在那儿长大,因而深深地打上了那儿的烙印。此刻,万里迢迢跨洋过海走来,被浪涛洗过,被长风扫过,被纽约的手轻柔地拍打过,我的身上却还带满了那儿的红旗、炭火、黄土、米酒和野艾的气息。那儿曾是中国革命的堡垒。但革命的烈焰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又曾烧得革命的人们死去活来,死里逃生的也都惊恐万状,不可终日。奇怪的是,正是在那样的日子,我却梦到过高楼摩天的纽约。醒来后我战战兢兢,不敢向任何人透露。但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做这样一个梦的。我谴责自己的罪过:怎能梦见纽约是那么的繁荣?是的,是的,我绝对是有罪的。然而我的祖国终于走出迷雾也把我带出了迷雾。然而眼前才是真实的美国、真实的纽约:既不是棺材瓢子,也不是无病的神仙,而是一个活得挺旺的海明威一样的时有灵感的汉子。怎能不庆幸在春天的故事里,中国哗啦啦敞开了门窗,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整个世界。摇滚乐赞美着:“大苹果!大苹果!”纽约,这颗纽约人心里的大苹果挂在枝头,生机勃勃。纽约的第1街、第10街、第142街以及第2大道、第5大道,它们像电子计算机的数控系统一样,每给它一个指令,它就做出比生命还要鲜活、还要灵敏的反应。啊,纽约,这就是纽约!面对它的独特、伟岸和生命力勃发的现代文明,我必须调整我乡野放羊人一般的呼吸和脚步。

乘电梯耳膜受着强压,人不是自由落体,所以能速度均匀地降落下来,降落下来立即坠入喧嚣。顾客的嘈杂,黑人的鼓声,警车和救护车的锐叫,各种声音

汹涌而来,波澜起伏,令你又是蛙泳又是仰泳又是蝶泳又是爬泳又是侧泳又是自由泳,招数使尽,也无法游出涯岸。而地铁又哧当啷呼嘯于地表之下,就像每秒钟都要发生十次以上的有感地震。纽约的每一条街道因此而在抖动。纽约的每一条街道因此而在摇滚乐的节奏中摇滚。因此,纽约的街道便似乎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按摩器了,谁要是脚腿有病,尽可以坐在街心岛上享受免费按摩。但是在这里,人们即使脚腿有病,也都走得风风火火,大步流星。因为每个人都是奋斗者和竞争者。因为每个人都是拼命三郎。因为每个人都争分夺秒地追求着更高的工作目标和更高的收入。也许只有小松鼠没有追求,没有压力。小松鼠跳向树下长椅上坐着的退休老人或外国游客,跳上他们的股掌,小天使小精灵似的,享受他们的爱抚和赏赐的面包。人们远不像小松鼠那么轻松自在。于是只要办完事情,就旋风一样钻进汽车如钻进甲虫的肚子,甲虫心急火燎地奔驰而去。整个纽约是一个快速奔驰的甲虫的世界。甲虫以铁为甲,以轮为脚,以汽油为液体面包为牛奶为可口可乐。大街小巷,甲虫密密麻麻,五彩缤纷,尽显美丽的风姿。归我的幼子劲劲所有的,是一只低贱而病残的黑色甲虫。人家的甲虫动辄价值好几十万美金,而劲劲的还不值两千。因为劲劲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穷,无产者一个。我们坐在这黑甲虫的腹中,可以看见它的内脏破破烂烂,缺这少那。也可以听见一种啾啾的极为难听的声音,那,也许是它的一节气管吧,它也许患了挺严重的肺炎。但纽约是大度的,富,固然有炫耀的地方,穷,却也没人小觑于你。所以我们的黑甲虫用不着自惭形秽畏畏缩缩,而是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甲虫们的行列。路,直线,交叉线,弧线,拱起的线,隐没的线,圆圈,还有重叠的线,甚至,缠在一起的线。甲虫们在上面时而追逐着,时而并行着,时而倏地一下分道扬镳,又忽然有高有低地跑在几层复杂的立交桥的盘道上,沿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螺旋曲线,跑成了一朵光与影发育而成的旋转的五彩莲花。忽而,一座斜拉桥像一只躺卧的竖琴赫然出现,甲虫们争先恐后地跑上去,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弹成了音符和旋律,美丽动听。

如茵的绿色草坪之上,巨碑一样耸起的,是联合国总部大楼。高高抛上蓝天的2000吨重的大楼的大理石石墙,显示其应是和平和发展的力量。前苏联的“铸剑为犁”的青铜雕塑置于墙下。我们中国的巨型青铜鼎置于墙下。还有许多国家的大型艺术品也置于墙下。一百五十多面会员国的国旗在大门前一字排开,被吹了亿万斯年的大西洋的海风吹拂着,它们哗啦啦的声音,如歌如唱,如泣如诉,如欢呼如抗议。但并不是每声泣诉每声抗议都真诚而有理。我看见,在大门对面的楼墙底下,如国际乞丐一样,坐着三四个我们国家的西藏

人，他们想从长江和黄河的浪涛上掰下一块。办公于大楼三十八层的秘书长安南先生显然是忙碌的，他整年面对着种种危机，面对着分别表示赞成、反对或者弃权的绿灯、红灯、黄灯，力图将它化为和平的春光。

长长的29公里之长的百老汇大街，灯红酒绿，溢光流彩，有数不清的剧场、戏院、舞厅和夜总会；阔阔的竟有340公顷的中央公园，湖水荡漾，山岩嵯峨，古堡谯楼，引人遐想。但看了它们，又忍不住要再看一次华尔街了，虽然华尔街是那么短狭。因为华尔街真正是一片云霞明灭的仙山。也许诗人李白的在天之灵曾在梦中来过。所见者何？诗人挥笔将旧作《梦游天姥吟留别》题写于纽约的晴空：“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金银台上，每天流不尽淌不完的是金是银是比金银还要贵重的信息。因为它是大腕的风云际会之地。美国十大银行中的六家总部都设在这里。美国许多最大的经纪公司都设在这里。美国许多大财团的保险、铁路、航运、采矿、制造业等总管理处就设在这里。全球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也设在这里。跨进证券交易所大厅，风和浪花迎面劈来。虽然算不上浩瀚壮阔，但它却比海洋还更加海洋。变幻不息的海水波荡在电子显示屏上。海里潜伏着数不尽的礁石、险滩和旋涡。道琼斯指数潮起潮落，影响着世界上各个角落的经济气候。走出大厅再看华尔街，华尔街的每一块砖石都像一头拓荒的蛮牛在猛冲地嚎叫。不，华尔街是一颗多棱面的硕大钻石，它以它多彩的奇幻光芒，吸引着人们争相拥向这里，幢幢建筑被挤得越来越高。然而，就是在这寸土寸金的土地上，却保留着17世纪修建起来的三一教堂，教堂的墓地，墓碑块块，高高低低，斑斑驳驳，看着它们有如回眸历史，历史的河流中，凝固了一片疲倦的桅杆。

屹立着自由女神像的纽约港，水天之间，弥漫着浓重的母性气息，且温温热热，绵绵软软，辉映着霞光就像展露着血色，它应是美国的子宫。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就从这儿生出。人常说人是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然而美国人不是，美国人呱呱坠地之时，都穿着风尘仆仆之衣，提着大包小包，甚至还扛着木箱藤箱。他们一个个又累又饿。这，我是被劲劲和晓薇领着，从位于港内埃利斯岛的移民博物馆知道的。美国人刚脱胎于母体、刚从纽约港爬上岸的时候，无不喘息奔波于社会的最底层。过上一些年，他们忽然觉得舒服起来了，惬意起来了，有了自己的草坪，有了自己的汽车和别墅，低头看时，他们的脚掌之下，一片人影蠕蠕而动，那又是新一批的移民了。新移民已经取代了他们原来的最底层的社会地位。一批又一批的更新的移民不断地涌来，不断地垫底，顶得上面的先来者渐次升高，升高，升高，而由于才能和机遇的不同，升高中才有了缓

慢和迅疾之别,终于有的成了白领阶层,有的成了让天下仰慕的亿万富翁,当然,也有不幸的落魄之人。而几十年来高科技移民的备受欢迎和转瞬融合,给腾飞的美国增添了逼人耀眼的灵性,使它的巨翼富有真正的活力和耐力,可以搏击雷电,而少有磨损。美国完全成了一个民族博物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美国便大了,大得如前所述,简直像一个地球了。这个地球上布满了齿轮、电脑和现代思维,还有扬起轻尘的滚滚车轮,还有手中的牛排、比萨饼和爆玉米花。这个地球上的白黑红黄各种肤色凝成的挣脱了传统惯性的神奇魔力,波澜壮阔,气势凌厉,完成了一个壮举。

劲劲和晓薇目前连绿卡都没有,就是说,连新移民都够不上,当然是处在底层的底层了。然而凭着他们的才智和刻苦努力——不独他们,整个华裔甚至整个亚裔留学生的骄傲都在于此——他们信心十足,甚至有些野心勃勃。那一天,他们开着他们的破车,带着我,悄悄地去长岛看了一次富翁们的豪宅,我懂得他们心中的秘密。返回的时候,他们一路设计着明朝的彩霞。他们笑得多么开心。

车过肮脏、拥挤的哈莱姆了。哈莱姆就像时代投下的一个巨大阴影。我们的神经霎时都有些紧张,车便开得极快极快。最担心车坏在这个地方,因为这儿的治安状况最可怕了。

不知什么时候,暮色已从纽约的每个墙角每棵树后钻出,苍茫迷蒙,并逐渐浓重起来。曼哈顿、布鲁克林、布朗克斯、昆斯和里士满这五弟兄一样的五个街区,都从衣橱拿出了黑礼服,准备穿在自己的身上。但它们还没来得及伸胳膊,街灯和商店的灯就像争春的植物一样,一枝一枝地开成了万紫千红的鲜花。这时候最好看的是街上的车子,左边的一行全是白炽的首灯,右边的一行全是红亮的尾灯;白炽的首灯是一条银盘串成的长链,红亮的尾灯是一条樱桃串成的长链。然而我虽从东方远道而来,纽约却完全没有让我品尝的意思,因而绝不会有一颗樱桃放在银盘中,被端到我的面前。蝙蝠飞上飞下,以英文或者汉字草书,写着很难懂的朦胧诗。教堂的顶尖,钟声当当嗡嗡,播散荡开的全是墨染了的传言。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响过之后,夜之军已然把大街小巷都占领了。可是,仰起你模模糊糊的头颅吧,你看,在那高高的帝国大厦和世贸中心大厦上,它们的上半截,昼的军团还固守着,都还是一片明艳的阳光。



天使之城

数不尽的车轮在扑，在飞，在飏，在亢奋着每一立方米的空气，从而使大地的鼓面、琴弦以至血脉一齐响个不停，啾啾啾啾！啾啾啾啾！接着浪涛般的汽车进入眼眸。接着写着英文的高大路牌进入眼眸。接着现代文明的无限风光辽阔画卷进入眼眸——六车道。八车道。十车道。中央分隔带的硕大卵石、碧绿嫩草和常青灌木分隔着左边右边。左边是南来的流水一般的汽车，右边是北往的汽车的不尽波涛。此刻正在落着细雨，天灰蒙蒙的，左边的无数尾灯亮着它的白炽，右边的尾灯是一溜殷红。流水奔腾波涛奔腾，白炽奔腾殷红奔腾，阵阵霹雳阵阵风。

但我一霎间又感到眼前好像不是车阵，而是非洲的大迁徙中的角马。野性的角马！无羁的野马！千千万万的角马！多么壮观的角马！角马们一个个躬身跃蹄，血脉贲张，勇往直前，在蓝天下的苍茫原野。而我，是藏在角马肚子里的一条小虫子。角马跃起我也跃起，角马下落我也下落，我随角马有了野性的力量无羁的速度。我想问问众角马：哪儿是你们梦中的草原？是那云霞明灭的前方么？

然而，眼前毕竟是洛杉矶。洛杉矶，这个二百余年前被人命名其意为天使之城的地方，它有非常完善的高速系统，供钢铁的角马任意驰骋。哦，那是多么宽阔多么平整的道路啊，那道路！忽然，路中的一条，它离开地面了，它躬起了身子，像龙一样飞起来了，背上还驮着车辆。另一条路却从侧面斜插过来，也离开地面又躬起身子，也像一条飞起的龙了，背上也驮着车辆。而还有许多车，就在两条龙的身子底下继续奔跑。啾啾啾啾！啾啾啾啾！风驰电掣。各显神通。啾啾啾啾！时速已是七八十英里了，有的车还嫌太慢，还在几个车道间见空就钻，往复穿插，迂回超越，终于，它甩开了好些好些车辆，如一支嘶风的箭矢，远